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环保意识

色 音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 萨满教作为一种自然宗教, 维持着悠久的生态保护传统。在萨满教的观念和行爲层面中都蕴含着爱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和回归大自然的环境意识和环保精神, 并以神灵的名义进行环境意识教育, 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方式, 既有观念层面上对环境破坏现象的预防措施, 又有行爲层面上限制环境破坏的宗教禁忌。本文从以树神的名义保护森林的措施, 以水神的名义保护河流泉水, 地神崇拜与土地保全, 借助图腾禁忌保护物种的措施, 预防火灾以免生存环境的毁灭性破坏等几个方面, 全面、系统地分析和归纳了隐藏于北方民族萨满教神灵体系和观念体系中朴素的环境心理和环保意识。文章指出, 在萨满教体系中有一套调适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以及植物之间和谐关系的生态调控机制, 其生态环境观中蕴含着人只能适应环境、与环境和谐共生才能维持人类自身美好生活的朴素的生态哲学观念和生态伦理思想。

萨满教作为一种自然宗教, 有着悠久的生态保护传统。在萨满教的观念和行爲层面中都蕴含着爱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和回归大自然的环境意识和环保精神。萨满们带着“神灵”这一威严的王牌, 充当了出色的环境卫士的角色。这样说是否过高地评价了“原始、落后”的萨满教呢? 是否有所牵强附会呢?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看一看“环境意识”这一生态学、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所共用的概念。“环境意识”也称为“生态意识”, 在我国文献中广泛采用的是前者, 究其内涵来说, 两者是一致的。

第一个提出生态意识的是 A·莱奥波尔德。1933 年他在《大地伦理学》中指出: “没有生态意识, 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种空话。所以,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 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 (自然界)。” B·基鲁索夫认为, 生态意识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独立的意识形式, 是根据社会和自然界的具体可能性, 最优地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所反映的观点、理论和感情的总和。

一般说来, 环境意识 (生态意识) 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反映的内容。环境意识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关系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从政治、伦理、审美、科技等各个角度出发的全方位反映, 其中含有较多的伦理成分。(2) 反映的方式。环境意识的主体是人, 客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不是力求撇开主体追求反映对象的客观性, 而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联系中反映客体。它所反映的对象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3) 对社会存在的作用。环境意识要求从人类的整体利益, 兼顾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并着重从远期利益出发, 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 兼顾其他物种的生存, 保持自然界对生命有益的状态。要求不仅注意自然界变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现实效果, 而且特别注意这种变化的长远效果; 不仅注重对人有利的变化, 而且特别注意对人不利变化。(4) 环境意识对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依存性与超越性。从群体水平看, 一定的环境意识是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它主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人和自然的联系是在具体的社会机体的发展和更替中实现的社会历史联系, 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 人总是从占有自然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环境的。这是环境对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依存性的一面。由于环境问题的公共危害性和与人们切身利益的相关性, 处于不同社会存在的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在某些问题上又可以产生共同的环境意识。这是环境意识

超越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一面。

除了以上几个特点之外,还应当注意环境意识的层次性。基鲁索夫指出,生态意识是根据社会和自然界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所反映的观点、理论和感情的总和。显然,他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在理论上对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有从具体到抽象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感情、风俗、习惯上也会表现出一些保护、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意念和知识,而且这些意念和知识往往并不是通过正规的教育和训练产生的,而是直接来自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环境意识。这就看出,环境意识明显地存在两个层次,而且它们还往往不同步。因此,有必要把它们作一区分:一个层次是高水平的环境意识,它是对社会存在的比较间接的反映,是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系统的、自觉的、抽象化的反映形式,可称为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这是环境意识的主要方面;另一个层次是低水平的环境意识,它是对社会存在的比较直接的反映,是一种不系统的、自发的、未定型的反映形式,可称为环境心理。环境心理作为环境意识的一个基本层次和组成部分,参与社会存在与意识的相互作用。环境哲学主要不是环境心理的凝聚物,但环境哲学必须通过环境心理才能对社会的物质生活产生应有的影响。所谓增强全民的环境意识最终要针对的就是这个层次。

在此笔者无意将20世纪初才出现的学术术语套用在古老的萨满教身上,而只是想借助这一概念来分析和挖掘萨满教观念中所蕴含的环境意识。萨满教中从未提及“环境意识”这一说法。但在萨满教的动植物图腾观念和禁忌观念以及自然崇拜观念中暗含着珍贵的环境意识或生态保护意识。下面我们仅举几例具体分析一下潜藏于萨满教中的朴素的环境心理和环保意识。

萨满教以神灵的名义进行环境意识教育,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方式。萨满教中既有观念层面上对环境破坏现象的预防措施,又有行为层面上限制环境破坏的宗教禁忌。萨满教的自然崇拜观念中蕴含的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比较丰富,形式多样。萨满教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上表现的环保意识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以树神的名义保护森林的措施

在古代蒙古族的萨满教观念中树神往往和灵魂观、生命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普兰尼加宾尼的记载:“现今皇帝的父亲窝阔台汗留下一片小树林,让它生长,为他的灵魂祝福,他命令说,任何人不得在那里砍伐树木。我们亲眼看到,任何人,只要在那里砍下一根小树枝,就被鞭打,剥光衣服和受虐待。”这种“神林”观念具有一定的环境保护作用。树木的神秘化和萨满教神话传说密切相关。在北方民族中,从树中诞生人的族源神话和起源传说比较普遍。这和萨满教的“生命树”观念有关。人生于树木的神话故事在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中流传较广。从蒙古各部来看,卡尔梅克蒙古人中的绰罗斯部族也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个“以玲珑树做父亲,以猫头鹰做母亲的柳树宝东(大力士)太师……”。杜尔伯特部的谱系中还发现了“伊儿盖”(落叶松)的姓氏。布里亚特萨满所唱的“天鹅先祖,桦树神杆”颂词的后一句解释为天鹅母亲在桦树桩上被拴过,所以他们先祖的诞生和鸟、树都有关系。蒙古人对树木的崇拜和供祭,在《蒙古秘史》等典籍以及萨满的祭仪中均有明显表现与记载。如供独棵树、繁茂树、“萨满树”、桦树、落叶松等习俗的产生,从根源上说,无不与树木图腾观念有关。这一观念所产出的神话传说,在满一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的民族中均有流传。史书还记载了维吾尔人的树生五儿的传说。这种与树木、鸟、摇篮相结合孕育出的首领、先祖的故事在北方各民族神话中并不少见。《多桑蒙古史》中所记树“中有五室、有类帐幕,上悬银网,各网有一婴儿坐其中”,与嘎拉登所著《宝贝念珠》称婴儿为天女所生并挂在树上的描述极其相似。“银网”是摇篮,“树叉漏管”是母乳,婴儿的成长自然离不开这两件“宝贝”,蒙古族先民认为树木也具有这种本能。

这种树木崇拜观念在一些北方民族中至今仍有影响。满都尔图、夏之乾先生在《哈萨克族萨满教调查》中写道:哈萨克人认为独棵的古老树和温泉等风水宝地的古老树,是神和鬼栖息的地方,人们不敢在这种树下休息,也不敢砍取这种古老的树,怕触犯这里的神和鬼。附近的人们闹病灾时,在这种古老的树枝上挂彩色布条,祈求神鬼的宽恕;不生育的年轻夫

妇为求子，带婴儿摇车的小模型，摆在树前。1980年8月19日，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从特克斯县城返回伊宁市的途中，在一座高山脚下的溪水旁发现一棵古老的树，树枝上挂着红、蓝、黄、白等各种颜色的布条。当我们向邻座的哈萨克族乘客询问挂布条的缘由时，对方笑而不答，看来他不想把本民族传统信仰的奥秘告知路人。

哈萨克人认为每一自然物体都有自己的精灵，或者说是灵魂。尤其是那些枝叶繁茂，粗壮高大的树木，白天它的树叶养育着牲畜，夜晚它的高大树枝保佑着人们免遭虎狼豺豹的袭击。对于哈萨克人来说，这种树木的灵魂更具有神圣性，因而更应该给予尊重和崇敬。这种观念的残余，在哈萨克人日常生活中还很明显。如在星期五、星期日与各种祭日禁止砍伐树木；而在任何时候都不得砍孤树独苗，他们认为如果违反禁忌就会冒犯神灵。鉴于此，哈萨克人见到高大的树木都会虔诚祈祷，并在树枝上拴上布条祈求神灵保佑。而将不孕之妇、精神失常者带到大树下过夜则是很常见的现象。这里所反映的是，树木虽是植物，但人们的行为和所为必须时时考虑到树所具有的神圣性。若危害和玷污树木，则会带来惩罚和灾难。在伊犁有一则被哈萨克人认为是真实的传说：有一对放弃游牧生活准备定居的年青夫妇，请人来盖新房。当封顶时发现少了一根梁木，便提着斧子来到屋旁的一棵白杨孤树前。他不听众人的劝阻，硬是砍倒了这棵树。树在倒地前，众人都听到一声类似于哭的呻吟声。砍树人也在砍断处滴落一滴血。之后不久，新房主人的妻子流了产，再也没怀上孩子。人们都相信，这是砍那棵孤树的报应。

二、以水神的名义保护河流泉水

对于北方狩猎、游牧民族来说，水是人畜的命根。在“逐水草而居”的游动性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萨满教这一意识形态中自然而然地包含了许多关于防止水面污染和水源干涸的宗教观念和禁忌规范。

以哈萨克族黑宰部的禁忌为例，黑宰人每日三餐前必须洗手漱口。饭前，由家里男主人或其孩子一手提壶，一手拿脸盆，肩搭毛巾，边给客人倒水，边用脸盆接住洗过手的脏水。洗手时，一般至少要迭洗三下，洗完后，千万不可甩手，以免手上的水滴乱溅。对洗完手后乱甩手，他们是很忌讳的。另外，倒水也有讲究，不能总是从一个方向轮转。如果第一次洗手是从左边开始轮转倒水，那么，第二次最好从右边开始。在他们看来，单从一个方向轮转倒水，既有撵客人走的意思，又有水流无复返之忌讳。据《北史·西域传·悦般国》记载：其人“日三澡漱然后饮食”。《史记·龟策列传》中有悦般人“以清水澡之”的记载。可知古代悦般人一日三餐前必先洗手漱口。有些学者认为黑宰部饭前洗手漱口的习俗是古代悦般人遗留下来的风俗。现代黑宰部丧葬仪式基本上是按照伊斯兰教的仪式进行的，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到他们尚水的原始观念。入葬前，人们要用洁净的清水细心地为死者沐浴三遍，使其干干净净地进入冥界。以清水为死者净身的习俗，可能要早于伊斯兰教的传入。黑宰牧民对温泉是非常迷信的。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个叫“库尔善（Kursan）”的神，曾在特克斯县阔克苏一温泉旁的石板上睡过觉，从此那眼泉水便包治百病。当地黑宰部、阿勒班部视之为神泉。因为它的确治愈了部分牧民的皮肤病及关节炎、肩周炎等疾病。这是因泉水中含有一定量的硫化氢等元素之故。但牧民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那是泉水的神力。只要你虔诚祈祷，神泉便会满足你的心愿。因而，每年都有许多身患疾病的中老年人及常年不孕的妇女，前来温泉洗浴，同时带上物品，敬奉水神。在博尔塔拉瓦塔衣（watay）以东两公里处有一眼清泉。据黑宰部老人讲，其先祖萨三在一次战斗中失利，被困在群山之中七天七夜滴水未进。就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突然从山涧传来潺潺流水声，萨三寻声找到一眼清泉。饮过此泉的清水之后，他顿觉一股神力流遍全身，体力倍增。于是他重整旗鼓，招抚属部，不久便收复了失地，使黑宰牧民重返家园，过上了安乐祥和的生活。从此，黑宰人便亲切地把这眼曾救过部落头人，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清泉称为“萨三泉”（Sasanbuiak）。每年都有大批黑宰子孙前来祭拜这眼清泉。泉边的林木上，挂满了白色的布条，这是黑宰子孙虔诚的敬意，体现着黑宰人对清泉的无限敬慕。由于对水的崇尚，黑宰人有不少对水的禁忌习俗。我们知道，禁忌与避讳最早是由原始信仰中衍生出的一种规范人们言行的习俗。在黑宰部落中，很少见到有人向水中便溺或向水中吐唾沫、乱扔杂物等对水的不敬行为。

古代蒙古人忌讳春夏两季河中洗手。蒙古人认为水是极为纯洁的，严禁以任何方式污染

它。在古代蒙古族萨满教禁忌中禁忌在水里大小便,夏季在河水中脱衣服、洗衣服,甚至用手汲水,都被认为是对水的污染。

三、地神崇拜与土地保全

恩格斯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⑩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土地虽然不如农业民族那么重要,但在逐水草放牧畜群时,选一个好的地方放牧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此土地神在古代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彼等有神,名称纳赤该,谓是地神,……大受礼敬。”^⑪“凡时和年丰,家人繁庶等事,皆向此神求之。”^⑫萨满教仪式中也出现了一些对土地神的禁忌,“把奶或任何饮料或食物倒在地上,……被认为是罪恶。”^⑬

由于对土地神的敬奉,蒙古族宗教禁忌中有不少有关限制乱挖洞,乱动土的禁忌。在萨满教祭山、祭地、祭敖包等祭祠中充满了对故土的赞美和爱护之情。据马大正先生的《天山问穹庐》一书,近年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中征集到一份“祭地书”(清代抄件),记载了卫拉特蒙古在伊犁地区居地的地名172处,山名32处,江湖名10余处。^⑭

这种对大地的赞美和爱护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中爱护大地的观念和保持清洁卫生的卫生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普兰尼·加宾尼在他的游记中写道:“把奶或任何饮料或食物倒在地上,在帐幕里面小便,所有这些,也都被认为是罪恶。如果一个人故意做这些事情,他就要被处死,如并非故意,他必须付一大笔钱给占卜者,占卜者即为他涤除罪恶,并携带帐幕和帐内各项物件在两堆火之间通过,以袪除不祥,但是在这种涤罪仪式举行以前,没有一个人敢进入帐幕,或把帐内的任何东西拿出。”^⑮这里所说的“占卜者”实际上是指萨满。可见,萨满们在古代蒙古族社会中对环境卫生、防止污染、净化环境等方面所做的监督作用是很大的。当时他还有权惩罚违背了萨满教禁忌而造成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等恶劣后果的人们。

古代蒙古族中还有不少禁止破坏草场的宗教禁忌。《黑鞑事略》载:“草生而地者,遗火而草者”都要受到谴责和惩处。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记载:因为札刺亦儿部人在土敦蔑年的妻子莫怒伦草场掘草根,掘出了很多坑,因而引起了一场残酷的战争。至今在蒙古民间禁忌中有很多禁止破坏草场,乱挖草地的民间禁忌。那些禁忌的萨满教色彩虽然日益在淡化,但对环境的保护作用仍然不能低估。

四、借助图腾禁忌保护物种的措施

图腾禁忌是图腾观念在语言和行为中的具体表现。根据禁忌形式,图腾禁忌可分为行为禁忌、食物禁忌和言语禁忌三类。行为禁忌是图腾禁忌中最主要的一种,即禁打、禁杀或禁触、禁摸、禁跨甚至禁视图腾物。食物禁忌即禁止食用图腾物,凡可食用的图腾物,一般都在禁忌之列。但在特殊情况下,履行一定的仪式之后,可以食用图腾物。^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鄂温克人当中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嘎勒布勒”,汉译为“根子”之意,即图腾。每个氏族必须有一个萨满,每一个氏族是以图腾为标志,而萨满的神灵,从许多迹象上看,某些动物就是萨满的神灵。鄂温克人的所谓“嘎勒布勒”(图腾)是以各种小动物作为民族标志。例如,(一)“那乌那基尔”氏族的“嘎勒布勒”是一种叫“奥腾”的鸟,其形象为脖长身细灰色的水鸟。(二)“靠闹克特”氏族的“嘎勒布勒”是一种名叫“汉卡留特”的鸟。(三)“那妹他”氏族的“嘎勒布勒”是一种名叫“乌鲁卡斯”的鸟。(四)“西拉那妹他”氏族的“嘎勒布勒”是身蓝,头顶白的一种鸟“好嘎斯”。(五)“造鲁套特”氏族的“嘎勒布勒”是鹰。(六)“我乌特巴亚基尔”氏族的图腾是天鹅。每个氏族都尊敬自己的“嘎勒布勒”,不打、不恫吓它,这种禁忌成了图腾崇拜的基本核心,对图腾动物不仅本氏族不得伤害,而且也不许外氏族的人伤害,因为图腾是保护氏族的神。^⑰

类似这种图腾动物不能伤害的观念和实际行为中的禁打、禁杀等图腾禁忌行为起到了保护图腾动物的作用。与其说图腾动物在保护鄂温克人,不如说鄂温克人的图腾崇拜保护了许多被认为是图腾动物的物种。在其他北方民族的萨满教图腾崇拜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如哈萨克族过去把天鹅奉为圣鸟,禁捕禁杀。谁要是违反禁忌,就会遭到不幸。倘若发现死去的天鹅,必须把它挂在毡房圆木栅上,把天鹅毛插在小孩的胸前。^⑱

在民俗社会中,那些图腾禁忌起着一定的习惯法的作用。这种不成文的原始法律,对人

们的行为所起的拘束力和规范作用不比成文法为差。萨满教图腾禁忌的环境保护作用是通过一种“神治”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以“神”的名义来治理环境和防止生态失衡的一种民俗措施。这种措施的效用只局限在民俗共同体内部，超出一定的民俗共同体范围，其约束力就弱化或松弛。

在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产生在北方草原游牧社会环境中的一些图腾禁忌开始弱化，其约束力明显松弛。针对这种情况，元代统治者将入主中原之前在北方草原上所遵循的一些动物禁忌纳入法律条文中，以朝廷禁令的方式颁布出来。如元廷在至元年间的一禁令称：“诸杂畜有孕皆不得杀。其野物春月含羔时分，亦不得采捕。若有误杀含羔窠羊者，于尚良义改。其外路令所在官司陈首。”^⑩禁止宰杀幼畜和孕畜是蒙古族固有的一种保护动物、保障动物繁殖的一种行为禁忌，由于入主中原后这一带有习惯法性质的禁忌规范也超出它所能起作用的范围。如对汉人、色目人等异族中蒙古族的禁忌规范很难行得通。因此，元代统治者只好将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下来。

到了明末，土默特蒙古部阿拉坦汗（明代文献译作俺答）制定法律（一般称为《阿拉坦汗法典》）条文，其中 89 至 94 条中规定了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条例。如第 89 条规定猎杀野驴、野马者，罚马等五畜。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迎合喇嘛教的杀生戒律而制定的。这一看法不一定正确。蒙古族接受喇嘛教之前，在萨满教的宗教禁忌体系中自古就有对图腾动物以及野生动物进行保护的禁忌措施。只是到阿拉坦汗时代，萨满教的势力开始衰落，萨满教所固有的一些图腾禁忌和动物禁忌开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阿拉坦汗才不得已制定了不得不强迫服从的一部分动物禁忌用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下来。笔者目前还不知道世界上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何时颁布的，估计《阿拉坦汗法典》中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条款即使不能说它是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可以说它是比较早期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五、预防火灾以免生存环境的毁灭性破坏

在北方民族萨满教观念中视火为神圣的东西，它既能带来灾难，又能给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为了防止火给人们带来灾难，在萨满教体系中出现了一整套严格管理和保存火苗，禁止乱捣火堆等禁忌规范。如鄂伦春族忌讳用木棍乱捣火舌，人们认为这样做会捅瞎火神奶奶的眼睛。围着火堆喝酒时，也得先向火堆仍块肉和洒点酒，先敬火神。有关不敬火、没有保管好火苗而引起的恶果以及火禁忌的由来，有一个传说在鄂伦春民间广为流传：相传很久以前，在猎人懂得用火烧烤肉以后，有这么一家夫妻俩加孩子三口人，住在山里靠打猎为生。这天一大早，丈夫准备出猎，蹲在灶火旁，烤潮乎乎的狗皮袜子。不小心，狗皮毛给火燎着了，烧了个大窟窿。他很生气，顺手舀一桦皮碗水泼在火堆上，然后出猎了；妻子干完活，感到冷，进屋拢火堆烤火。火星迸起，她身穿的新袍子被火星烧出个洞。她很生气，“噗噗”用脚踩了几下火堆，然后出去拾柴去了；过了不久，孩子爬起来，见爸爸妈妈都不在，就自己动手点火，蹲在火堆旁边烤肉吃。不小心，火星烫伤了他的手。他很生气，用木棍乱戳了一通，把火捅灭，然后出去玩去了。妻子回来，进屋做饭。想拢堆火，却怎么也点不着。丈夫回来了，也试着点，仍点不着。两人从晌午忙到太阳西斜，也没能把火点着，最后让孩子点，也同样点不着。夫妻俩合计半天，决定迁到有人家的地方去住。一家三口饿了一宿，一大早起来，三口人轮流试着点火，仍是点不着。于是，他们拾掇好东西，往别处搬家。半路上，三口人又冷又饿，下马分头去找糟木屑。丈夫走出去没多远，碰见一个老太太，坐在木头墩子上，正在伤心地哭泣，泪水哗哗淌下来，结成了两根粗冰柱，她的下半身被冰包围着，不能动。丈夫很奇怪上前请安问：“你有什么伤心事啊？”老太太气冲冲地说：“你还好意思问？要不是你用凉水浇透了我，我怎么会遭这份罪？”丈夫听罢立刻明白了，是自己得罪了“托布堪”（火神）。他连忙跪下求老太太饶恕。老太太停止哭泣点点头，不见了；妻子走出去没多远，也遇见一个老太太，坐在石墩子上，浑身是冰，眼睛里也结着冰，鼻子流着黄黄的脓，胸前冻出两个黄脓柱子。妻子吓坏了，磕磕巴巴地问：“你是怎么啦？”老太太气冲冲地说：“你还好意思问？要不是你一连踩我几脚踩灭了我，我怎么会遭这份罪？”妻子听罢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自己得罪“托布堪”。她连忙下跪求老太太饶恕。老太太抽抽鼻子，鼻子不再流脓了，老太太也不见了；再说孩子在近处转了两圈，没有找到木屑，不料碰上个老太太，坐在木墩子上，浑身挂着冰，眼里也满是冰渣，鼻子挂黄黄的脓冰柱，嘴里喷着

血,衣襟被血浸透。孩子吓坏了,一边往后退一边问:“太贴,太贴(奶奶,奶奶),你这是怎么啦?”老太太气冲冲地说:“你还好意思问呢?要不是你用木棍乱捅我的嘴,我怎么会遭这份罪!”孩子挺聪明,也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自己得罪了“托布堪”。他连忙下跪求老奶奶饶恕。老太太不再吐血了,也不见了。丈夫、妻子和儿子碰在一块儿,各自诉说了遇到的怪事。丈夫说:“咱们快赶路,借人家的火种点火吧!”于是他们继续赶路。搬到新地方,妻子去邻居家借来了火种。可是点时冒青烟不起火苗,他们摆上兽肉上供,三口人齐跪下拜,火苗这才“噌”地一声着了起来,着得还很旺。从那以后,才开始奉托布堪,渐渐形成了习惯。做好吃的不忘记先扔给火一点,喝酒先撒给火一点,而且不准往火里泼水、插刀子,以示敬奉托布堪。

这一传说具有明显的环境教育功能。实际上,在文化水平不高的乡民社会中类似这种神话、传说、故事所起的环境意识教育功能远远超过都市社会中《环境白皮书》之类的书刊对城里人的环境意识所起的作用!它是一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进行环境教育的民俗手段。从类似上述民间传说中人们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所以在生活中处处谨慎对待火苗、严密保管火苗。如鄂伦春人搬家时,要将灰土轻轻埋在火堆上后再慢慢倒水,并祈祷火神,我们要搬家了,不要惊动您。这些看似弄神弄鬼的做法,客观上起到防止因没有灭好火苗或因火苗乱飞而引起火灾的防灾功能。由于北方狩猎,游牧民族大都生活在森林草原地带,所以对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火灾。因为一次大的火灾足以使他们的生存环境恶化乃至毁灭。看似迷信的一些萨满教禁忌实际上成为一套保护环境的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

类似鄂伦春族的这种具有防灾功能的萨满教禁忌在其他北方民族中也较普遍。据普兰尼加宾尼记载:古代蒙古人“虽然他们没有关于正确行为或避免罪恶的法律,但是被他们说成是罪恶的某些传统的事情(这些是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所用意想出来的)。例如:拿小刀插入火中,或甚至拿小刀以任何方式去接触火,或用小刀到火锅里取肉,或在火旁拿斧子砍东西,这些都被认为是罪恶。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做了这些事,火就会被砍头。”^②当时,这些信仰禁忌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的习惯法的作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曾经把一些对生态保护有益的萨满教禁忌列入了他的“札撒”法典中,以法律的形式条例化了。那些条文可以视为比较原始的环境保护法的萌芽形态。

以火净化环境、防止传染性疾病的禁忌规范也是萨满教所固有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持环境卫生的有力措施。北方民族的先民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早已认识了火的消毒作用,并使其广泛运用于生活实践中。

鄂温克族(在原苏联境内称“埃文基人”,旧称“通古斯人”)的火神称“埃湿坎托戈”或“灶火妈妈”、“灶火奶奶”、“灶火娘娘”,是一位极老的驼背女神,两肩各有一个装有木炭的小口袋,栖身在炉灶里,她是宇宙女主神埃湿坎的重要助手。每逢萨满祭神,他们总要先拜这位女火神,将她视为一家之主,氏族之目,每个人灵魂的保护者。鄂温克人还认为,火神具有驱除邪恶的超自然力,因此以火清除室内的凶神,以火清除猎具上的秽气。萨满在跳神之前,要以火熏烤他的神具。

每当传染病流行时,鄂温克人给灶塘换火,而且必用钻木取火的方式获得新的圣火,这实际上也寓含着对人类原始文化的崇拜观念。平时,鄂温克人经常向火神祈求猎物丰盈,鹿群兴旺,人丁安康,他们经常向女火神献祭,好吃的东西让火神先尝。^③

据普兰尼加宾尼的记载,古代蒙古人“相信万事万物是被火所净化的。因此,当使者们或王公们或任何人来到他们那里,不论是谁,都被强迫携带着他们带来的礼物在两堆火之间通过,以便加以净化,以免他们可能施行了巫术,或者带来了毒物或任何的有害的东西。同样,如果有火从天空降落到牧畜或人身(这种事情在那里是常常发生的),或被他们认为是不洁或不祥的任何式样的事情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必须由占卜者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净化。”^④另一位外国旅行家鲁布鲁克的游记中也写道:“要送到宫廷去的一切东西,都须由他们(指萨满一引者)拿着在两堆火之间通过,他们将这些东西留下一部分,作为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也拿着死者的所有寝具在两堆火之间通过,加以净化。”^⑤蒙古人早已认识到火的杀菌消毒作用,并使其通过宗教禁忌的方式作用于民俗生活中,充分发挥了火的净化环境功

能和消毒病菌作用。尤其将死者的衣物用火消毒是具有明显的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在卫生学和医学上也是能够说得通的科学道理。

鄂伦春族也忌讳生人随便闯进“仙人柱”。生人要用事先贮藏的“阿刻哈”烧出的烟围身熏一遍之后，才能进仙人柱。人们认为将生长在石砬上的蔓状植物一爬上松晒干剥碎，放在勺子里点燃，冒出的带有香味的白烟，可将生人或不洁净人带来的妖气毒氛驱净，免得带进“仙人柱”。萨满对这个习俗更为注重。请萨满进“仙人柱”前，主人必须将萨满所坐的铺位用“阿刻哈”烟仔细熏一遍，否则萨满会认为不洁净而不肯入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萨满教的宗教体系中有一套调适生态平衡、协调人和自然以及植物之间和谐关系的生态调控机制。萨满教禁忌体系中有一部分禁忌是出于对生存环境和生态平衡进行保护的。萨满教的一些观念和禁忌以神灵的名义要求人们爱护自然、尊敬自然并保护自然。萨满教生态环境观中蕴含着人只能适应环境、与环境和谐共生才能生存下去的朴素的生态哲学思想。社会学家 B J 梅格斯在《亚马逊：一座虚幻天堂中的人与文化》一文中曾指出：“人类是一种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只有与环境维持适应的关系才能生存。虽然，人们是以文化为媒介而达到这种适应，但其过程仍然跟生物适应一样，受到自然选择规律的支配。”^⑩人类如果不遵循自然的法则，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是人们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知识。萨满教将那些合理的经验知识纳入其宗教体系后使其系统化，并创造出一系列的适应自然、与自然共生的行之有效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萨满教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的朴素的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观，对我们今日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不少值得借鉴和挖掘的重要价值。萨满教的环境卫生观和环保意识虽然是一种自发状态的环境意识，但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物种、防止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作用。如果我们从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合理的因素，使之由自发上升到自觉，必将对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转引自余谋昌：《生态意识及其主要特点》，《生态学杂志》1991年10月号。

⑪ B 基鲁索夫：《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哲学译丛》1986年第4期。

[英]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蒙古史诗中的树木崇拜观念》，见《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73页。

引自《蒙古族文学史》（一），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见《民族文化习俗及萨满教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木塔里甫、吾云：《史诗中的神树母题》，见《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袁同凯：《新疆哈萨克族黑宰部落原始文化遗迹研究》，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页。

⑪⑫ 冯承均译：《马可波罗游记》上卷，第246页。

⑬⑭⑮⑯ 《出使蒙古记》，第12页，第13页，第217页。

⑰ 马大正：《天山问穹庐》，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⑱ [英]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第12页。

⑲⑳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第166页。

㉑ 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㉒ 黄时鉴辑点：《元代法律资料辑存·至元杂令》，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㉓ 王宏刚：《萨满教丛考》，见《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2年版，第670页。

㉔ 引自尹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作者简介：色音，男，蒙古族，1963年生，民俗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萨满教及民俗学研究，用汉文、蒙文出版《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东北亚的萨满教》、《〈蒙古秘史〉的多层次文化》、《蒙古民俗学》等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北京100081。

投稿日期：1999-01-01 责任编辑：何学娟

A National Conscious Course :From Free to Confident

by Xiong Xiyuan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after inspiring by the theories for two phase about concept is identity in heiger philosophy and Marxism from free phase to confident phase about proletarian. The writr think that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fo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a sublimate course from free to confid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nrespectively conditions and factors of national concious form in the free phase and confidentphase , their two meanings , features and social role. It also point out that national conscious course is a natural leap , a deueloping law , a sign towards mature of a nation. It could not joins the national circles with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reates conditions for joining the social life widely and solve national problem until its national conscious develops to Confident way.

An Analaysis of the Valuable Obtainment of Yixia Views in the Ancient times

by Wang Yun Shuan

Xi xia views mainly including two subjects:“the difference between YI and Xia ”and “ I and XIA were the same one ”in China ’s ancient times.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wo subjects of “ different Yixia ”and “ same Yixia ”were not two opposite national views in the China ’s ancient sciaty. And it has not exsited backward and advance. In fact the two subjects of Yixia views was perfectly same at the valuable obtainment. They has both the same political valuable obtainment that stand for national oppress , discuss the power rationalization , defend state unity and feudalize

On the Form, Development and its Features of Patriotism idea of the HUI Nationality

by Ma linbo

This article deeply discusses on patriotism tradition of passing through the Hui nationality ’s development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is article thinks. patriotism idea plays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Hui nationality ’s development , fulling of rich content. Just as the Hui nationality ’s cjltural origins , its ideal origins includes the double connotation of Islamic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atriotism campaign in molern times , the Hui nationality ’s patriotism idea gets the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 adds the new conten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 sets forth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 , helps us to understand deeply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the Hui nationality as the firm number of Chinese nation. and offer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ese nation ’s cohes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otive Consciousness of Shamanism and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th

by Se Yin

This article thinks. SaMan Religion as a natural religion , Keeps the long ecological proteetion tradition. In SaMan Religion ’s minds and acts all contain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etion spirit of proteeting nature , keeping ecological balance and turning back nature. Aan carries out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in the name of spirit , sets up a effectiv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 measures , has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o the phenomenon of environment is destoried in the minds , has religious ban to limit environment is destoried in aets. This article protects forest ’s measure in the name of tree god , proteets rives and spring in the name of water god , worships and protects land god , with the help of Tu Teng ban and things proteetion ’s measure , precaution fire in order to avoid existence environ mental destructive dustruction and so on. Analyses and sums up simple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proteet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which hiding in Nerth nation SaMan Religion ’s spirit system and idea system in an all - round way systematiz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 in SaMan Religion ’s system , has a ecological contralled mechanism which conciliating ,ecological balance , adjusting harmonious relation among men and nature and plants. IN ecolgical environmental mind contains only adapting men to circumstanes , harmoniously lives with them , can keep human beings ’s happy living and simple ecological philoso hpical and ethits idea.

Two Questions about the national Origin

by Wang Xien

This article keeps the nation in a board sense , thinks besides the condition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national origins needs four factors :physiology environment choice , keeping stabity and so on. On the basis ,article accordings to the newest researching results of achaeology and old human being ’s science ,bring up national original period is about ZhiRen of eraly years to this days ten thousand years to three point five thousand years , but this period ’s nation has appeared and Zhi Ren of later years ’(modern times ’ men) nation are the same origins.